

南海探宝

NAN HAI TAN BAO (中)

欧大雄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(中)

欧大雄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十、国瓷青花，岛粹琼陶。麦沙亢在浪花礁找远洋帆船队遗物，鲸鲨在头顶上误为是巨轮

苍烟暮霭中，红云映照着鸟群归林，有的鲚鸟嘴里叼着喂哺幼鸟的小鱼，单髯鸟和呷唛鸟也铺天盖地飞至。麦沙亢在盘石屿放钩后，“呷唛、呷唛”地叫，群鸟朝着他叫起来。短尾猪对大呷唛说，你的兄弟姐妹在叫你呢。

突然，栖在桅杆上抚弄风标的鸟白，凄叫着飞向宝二。麦沙亢抬头看见几只强盗鸟，其势汹汹地飞来打劫鲚鸟。鲚鸟嘴里的食物被抢走后，只一会它们又飞来抢劫，鲚鸟忍无可忍，联合起来驱赶强盗鸟。鲚鸟和强盗鸟飞向晚霞烧红的高空，爆发了激烈的“空战”，各个树林、沙滩、礁石上的鲚鸟、强盗鸟都不断地飞来支援，鸟群黑白相间，上下翻飞，你扑我啄，互相厮咬，空气混浊，羽毛飞飘，鸟落大海。

他们站在船上观战，指指点点，呐喊助战。单箭掏出弹弓，挽弓射去，当头的那只强盗鸟被击中，飘掉在海中。其它强盗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东张西望，被不断飞来的鲚鸟群起而攻之败下阵。鸟白看到单箭打掉了一只强盗鸟，似为感激他，从宝二的怀里钻出来飞到他的肩膀上，亲昵



地叫着，还用头上的那撮毛去亲他。先生咽看了说，其实不只鲚鸟通人性，八哥、鹦鹉经过训练也会讲人话，斑鸠、鹧鸪有人把它们调教“熟笼”，斑鸠跟着人们戏玩，鹧鸪还会做“媒”与主人“狼狈为奸”，捕捉同类飞禽。

更惨烈的搏斗紧接着到来，几只黑羽红爪，立在岩石上的肥大秃鹰飞起，鲚鸟和强盗鸟都知道不是其对手，一齐飞向大海，叫声凄烈，身影组成一张巨网，遮天盖涛。秃鹰不费吹灰之力，嘴上叼着一只鲚鸟，爪上捉着一只强盗鸟，飞回岩石，啄掉皮毛，大啖其肉。时不时张开血红的双眼，瞪着还惊魂未散的鲚鸟。

大呷唛接过单箭的弹弓，他说他的弹弓能把蚊子打下来，西沙没有蚊子就是被他打完的。但他瞄打比强盗鸟大几倍的秃鹰，打了几弹弓都没打中，且弹着点朝下六七米，打破了遗落山脚下的酒瓶，秃鹰不怕他的弹弓，不飞走，还在啖鲚鸟肉，单箭叫他开榴弹炮来轰它们。

傍晚水凉，又下了一场随着西北风而来的“西北雨”，风平浪静，是放网下钩的好时机，放网下钩后，麦沙亢拿出《西沙报》看。《西沙报》是鸟肥公司用笔蜡刻写油印的自办刊物，有一期刊登麦沙亢配合修永兴岛码头的文章，高兴得他睡不着。

起网后，有几块成方状的东西，混在鱼虾、草垛里拉上来，又是一批铜锭，大家高兴地下水搬上来，共两百多块。麦沙亢说：“走，不要再用银砖去换黑龙酒吃。”急张帆驶船离开盘石屿，搬出铜锭，去掉外表的泥土、水草，发现与前次捡的官锭、场锭、日本锭不同，黑里透黄。麦



沙亢为了证实是不是金，用斧砍后看痕迹，大家都认为是压船用的铜锭。这些铜锭比官锭、铜场锭和日本铜锭都粗重，有不少沟坑和煮时没去干净的“铜屎”、“铜柄”。船在大海里航行要压稳，否则，将被漂起，渔民因而用石块或铁块放在船底。用铜锭压船底，麦沙亢认为是商船。

宝二看到铜锭似枕头，想起有说枕金富贵，枕龟长寿，枕玉美容，枕娃娃枕生男孩，想要一个给父亲当枕头。郑邦泊说：“这么值钱东西给你爸做枕头？它是铜锭，不是擦屁股的椰鬃。”

他们再次潜下水，要找到这条沉船，但没有找到，只是又捡到了一批铜锭及几根被蚀蛀得满身疮孔、纹路有序的炭黑色木头，先生咽说：“捡回去，海里古老的東西都值钱。”

船开回到潭门搬铜锭时，老鼠公抓捏起一块称，秤砣移到秤尾，秤尾还翘起老高，有七斤。麦沙亢把木枕头丢了，拿一块铜锭做枕头。先生咽要四块，说留下盖房子洪兴旺结婚时镇宅。

几根烂木头，海口一位收藏家说是乌木，立即买下。弄净外表后，有一根形状奔放，红似云霞，像关公的赤兔马；有一根凸凹有序，铮亮如银，像秦叔宝的双铜；有一根中间蚀空，灿若金箔，像慈禧太后的金指套，都是珍贵的红木。先生咽说：“嘉积公看走眼，肥水流了外人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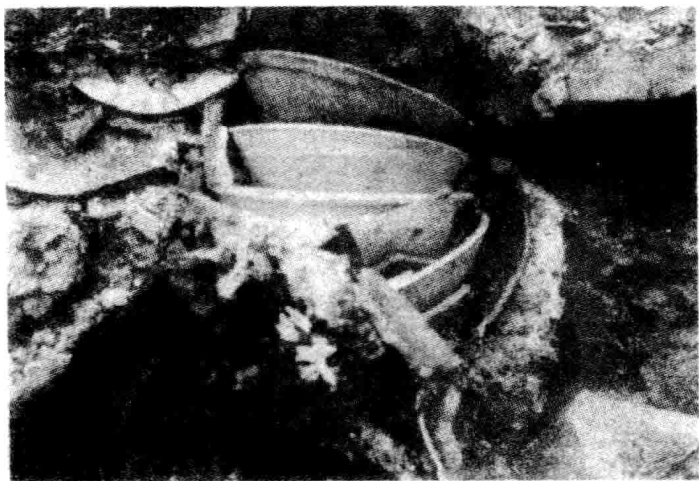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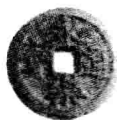
麦沙亢得知，在茂密参天，多名贵古木的海南岛，有一种埋在阴暗土中水里的阴沉木，俗称乌木。它们长期任泥石碾压，激流冲刷，鱼蟹啄啃，以至形状千疮百孔，姿



阴沉木雕“问天”

态万千，刀斧难开，其重难移，阴忍、沉载、木秀，瘦、漏、透、空，令人思接千载，神通万里。纵有珠宝一箱，不如乌木一方。在古代，达官显贵把阴沉木家具及艺术品视为传家之宝，避邪之物。故宫珍藏的阴沉木艺术品放在珍宝苑里。皇帝多用阴沉木做灵柩。袁世凯死后，他家人为了显示他做过“帝王”，耗费巨资寻找阴沉木，有说他做棺材的阴沉木来自海南。

多年后，麦沙亢看到海南省根雕艺术文化协会收藏的阴沉木，有的如“笑迎天下客”，有的如“屈原问天”，有



堆积海底的沉船遗物

的如“恐龙下蛋”，有的如“蟠龙”，有的如“天鸟”，有的如“神驼”。还有一根如高擎的熊熊燃烧的火炬，主人想赠送给北京奥运会。麦沙亢说：“这也是海南一宝”。他想起在南海及万泉河见到的阴沉木，不捡或捡回又丢掉，后悔不已。

有一天捕捞，麦沙亢他们经过在永兴岛西南方的银砾滩，上岛去看“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”。

“二战”期间，日军把南海诸岛当做向南洋进攻的踏脚石，在永兴岛、太平岛修建工事，南海曾经发生过空战。日本投降后，麦沙亢在银砾滩发现一架飞机残骸，他不敢炸捡铜铁。国民党士兵拆回飞机合金板，将铝壳烧熔化，浇铸了一块一米宽的铝板，刻制成“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”。时在银砾滩上的麦沙亢，配合部队在日本人原来堆放鸟肥的场地，以及高台一座小神社清理出来，造了小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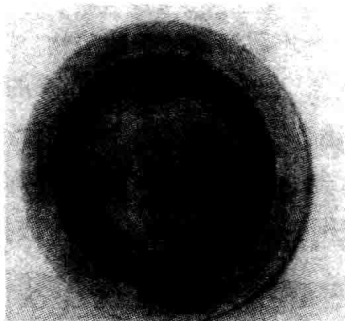


魂庙，在庙右前方修建一座纪念碑，正面书“南海屏藩”。

宝二嘟啵：“国民党兵搞的碑，你怎么去配合？”麦沙亢：“开发、建设西沙有我们的父辈，应该纪念。”



西沙出水明青花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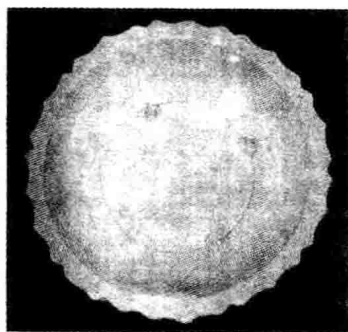


西沙出水宋青瓷双鱼洗

他们往南到玉琢礁，在海滩上捡到几十片陶瓷碎片，上面有禽兽及花草图案。先生咽分析是散落在大海里古沉船遗物，被海浪冲上来，附近大海里会有古沉船。

玉琢礁南侧的水道风高浪急，船只依靠风力行驶，在礁盘内避风时若风力过大，很容易操纵失控触礁。

西沙海潮是不规则的半日潮，礁盘内海流循环往复，几乎没有高平潮和低平潮间歇。玉琢礁独立在浩瀚的大海



西沙出水宋德化白瓷菱口碟



西沙出水元青瓷龙罐

中，强烈的寻宝愿望，使麦沙亢还潜下海底寻找。

他们发现一些陶瓷制品，打捞上去掉粘结的珊瑚及贝壳。陶瓷以青釉和青白釉色为主，有碗、碟、盘、罐、盆、粉盒等。青花图案有云龙纹、云凤纹、牵牛花纹及山水、人物、仙山、楼阁等，装饰多在碗外壁或大盘内壁。很多像碟的双鱼洗，是外销品，阿拉伯人用来盛水洗手。双鱼



洗壁厚光滑，内底有一对鱼，敲击声清脆。

麦沙亢一边把破陶瓷片拼凑成原物，一边喃喃：“要能拼齐，用海棠脂可以粘好。”但由于捡到的是碎片，不是残缺就是大小厚薄不一致，他怎么也拼凑不起，只翻看花纹。

船回潭门，嘉积公根据陶瓷上的年号、诗句和人物，分析出有宋龙泉窑的青瓷刻花碗、青瓷斗笠碗、折腰钵，同安窑的青瓷敞口碗、方唇碗，元景德镇窑的青花莲纹边饰萝纹瓶、莲池鸳鸯底莲瓣纹盘，以及广东、福建民窑的青花双龙戏珠碗，万字佛号碗、青瓷印花碗和灯座，是一艘明代朝船。

短尾猪问青花是谁家的女孩？嘉积公说青是青色，花是花纹。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，有蓝色花纹的瓷器叫做青花。我国是瓷器的故乡，青花瓷被誉为“国瓷”。据说皇帝有一次招待外国客人，青花餐具都神秘消失。欧洲一个国王曾不惜以四队近卫军换取邻国的十二只中国青花瓷瓶。青花瓷经历了唐代的萌芽、宋代的过渡和元代的成熟，在明代形成高峰。民窑青花数量大，瓷画生气浓厚，孔雀牡丹、犀牛望月、双狮盘球最具特征。

“元朝、明朝江西景德镇出的青花瓷都享有盛誉，景德镇是瓷都。”嘉积公拿着一个破了半边的碗说：“它是元青花莲塘鸳鸯碗，胎质细白，外壁上沿饰缠枝。”又捡起一个说：“这是明景德民窑的双龙戏珠碗，青花料、斜孤腹，边饰双圈。”指着一个画牡丹的大盘说：“它是清德化窑出的青花大盘，淡青釉，侈口斜孤腹，盘内绘莲池牡丹。”短尾猪说：“原来丢掉的青豆都是宝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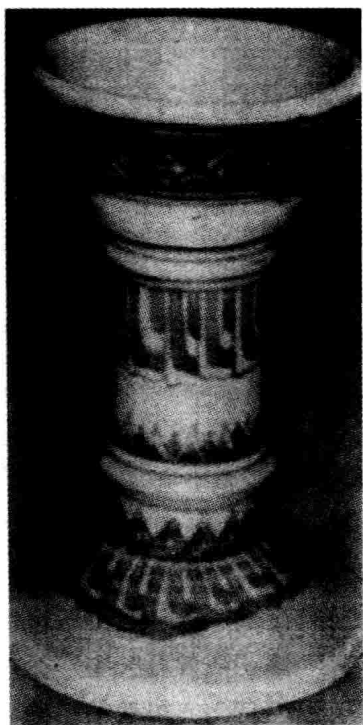


郑和下西洋随带瓷器不乏珍品

分析了一会儿，嘉积公看着一个青花大碗，这个碗破了上沿，四周写有行草诗句，虽然粘结海草及贝屑，但还看得出是王羲之书体的唐诗。残留部分是：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。”还有一块青花碗碎瓷片上写着“大明成化年制”，所饰图案有江亭和江上行舟景色，题有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诗句“画栋朝飞南浦云，珠帘暮卷西山雨”。他说“这是陶瓷中的珍品，可惜破碎了”。

还有没有别的完整的陶瓷呢？又一次到玉琢礁，麦沙亢潜水，浪潮使他几次潜下浮起，浮起潜下，而刚站稳，又被一股流沙冲到一大片枝叶翕硕的海人草丛中。海人草像彩绸在海底飘舞，后面是一片珊瑚礁，麦沙亢被海人草、

南海
海探
宝



西沙出水明青花灯座

麒麟菜等淹没，手脚被捆住。他踩着水扯开，双脚一蹬，鲤鱼伸腰般游上水面。

好险！在他要游回船上时，心想，搞不好一些财宝就从上面的浪涌打到流沙沟，冲埋在这里，于是张嘴贪婪地吸了几口腥湿的空气，又潜下水。他扒开厚实的植物层钻游到海底，右手捉住一块东西，一阵麻痛。他急缩手，转头一看，几乎叫出声来，那是海星。海星呈五角星形，靠腕足移动吸取、掰开贝壳，翻出胃消化贝肉。海星是“饕



餐之徒”，断腕能再生。另一枚海星体色鲜艳，状拢五只腕足，排射出一串串乳白色的卵。

麦沙亢想到海星主要靠触觉发现外物，不会主动去伤害人，擦了被扎痛的手后，在海沙中继续寻觅。在几条像宝二花裙子一样的海藻尾端，发现一个大花瓶，花瓶大半身淹埋在海泥中，只有颈部露出。红鲷鱼、石斑鱼及螃蟹游进游出。那是被海浪及流沙冲下来的花瓶，由于尾端重，又灌满水及流进沙，埋在沙里，瓶口朝上。麦沙亢掘挖推摇后，花瓶露出来，花瓶大得他抱不拢，还比他高。他喊来先生咽及单箭，用粗缆绳绑住花瓶，然后叫黄黑在船上拉，他们在水下推托，花瓶被弄上来，洗擦干净，看到上面画着小桥、流水及行人，还写着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短尾猪喊：“我来接！”驾小艇飞驶过去，小艇“嘣”的将花瓶碰破，还把麦沙亢撞翻，先生咽捉住一块碎瓶颈。

单箭没上船，继续找，捞出两个罐，罐没画人物或花卉、山水，底端也没有字样，很粗糙。在他们分析不出朝代及产地时，符氏说：“似我腌酸菜的那个罐。”先生咽听了大受启发，仔细端详，发现瓷罐四周附有四只小青蛙，认为是琼窑产的陶瓷“蛤仔罐”后说，海南用的一些陶瓷，多是定安、澄迈及万宁等县陶瓷窑烧制的。澄迈县城金江镇公园旁，有个宋朝青瓷陶窑，屯昌枫木有明朝陶窑，万宁琉川有清朝民窑，史书上都有记载。

西沙怎么会有海南陶瓷呢？麦沙亢问。先生咽想了想，说出了使人信服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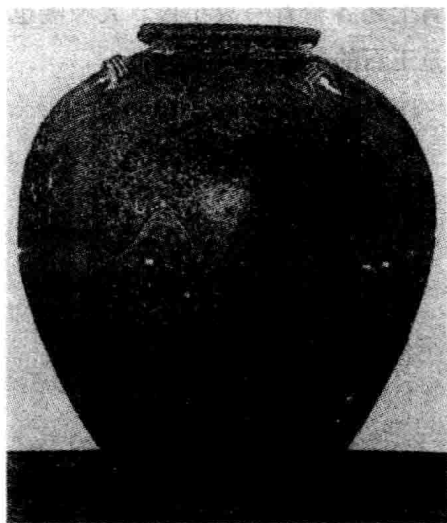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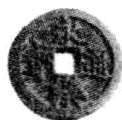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华侨分布在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哪里有海水，



哪里就有海南人。许多华侨是乘帆船跨出国门的，明末琼北大地震，导致琼山出现一支特殊的“远洋帆船队”，演绎了长达数十年大规模的民间出洋热。1690年，旧圩村民饶昭聪、陈贵仁造两艘大帆船，从泰国运大米和柚木往新加坡，再装运工业品回泰，收入颇丰，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出洋冲动。村民说，在南海彼岸是个插根树枝也能长成大树，丢支针线也能钓到大鱼的地方。1735年，演海的远洋帆船队居然发展到七十二艘，每年搭乘帆船往南洋谋生的乡民有三千多人。清末民初是海南人出洋鼎盛时期，漫漫路程，茫茫大海，不少船遇难沉没。玉琢礁附近水路，是琼州到南洋的捷径，会有更多的船只沉没在那里。

麦沙亢为寻找远洋帆船队沉船，再次潜下水，在靠近礁盘的海底没发现又向别处游。在一堆长满海沙的地方，忽然感到灿烂阳光下海水昏暗了。他抬头看只见一幅大得像一间正屋的东西在移动，底部乳白，以为是巨轮，用手摸却是滑手的肉状。那东西两边有翅膀在划水，他马上意识到是一条大鱼，以为是《逍遥游》里讲的“其广数千里的鲲”。他急往上浮，看到是那条常年在玉琢礁的鲸鲨，这条鲸鲨少也已在那里生活上百年。

鲸鲨游远后，麦沙亢又潜下水，一群叫做懒汉的狗鱼瞪着圆眼，刷刷地游过去，有的还在他的身旁嗅他，看他的潜水镜。麦沙亢在鱼群游过后，经过一番寻找，在一块有腐烂的木头、白藤缆、椰子壳以及生锈大铁钉的地方，发现了有的半掩在泥沙里，海草掩盖着的大缸小罐。麦沙亢拔一个罐时，抓到一把黏糊的东西，他还没看是什么，



西沙出水五代菊花水波纹陶瓷

手就被重重地咬了一口。他是抓到了在罐里的灰鲳鱼卵，灰鲳拼命般游扑来咬他。他拔出罐打跑灰鲳，潜出水喊来大家把缸、罐打捞上船。

这些缸、罐基本完好。先生咽说，和前次捡到的形状差不多，加上周围有白藤缆、椰子壳，判断也是海南产的陶瓷，可能就是琼州远洋帆船队沉船的遗物。

大家很受鼓舞，又下水继续寻找，并都各有收获。

短尾猪又被宝二讥讽“番薯屎，只懂吃”后，在一个只没膝的珊瑚礁旁，扎碰到一块东西。他把贝屑及泥沙拨开，发现是两个各三十多公分长、二十多公分高的铜质物。他沉沉地提上礁盘看，是两个铜麒麟，海锈遮不住金黄色的质地。

郑邦泊捡到一对怪兽，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，不像狼



也不像猓，背上还各骑着一只小兽。大呷唛也用鱼篓提上几块看得出是玉石的东西。



把海葬缸扛上船

黄黑和几个艇仔推上一个口用贝壳灰封死的大缸，大缸上粗下细，近人高，他撬开盖，腥霉气味弥漫，差点把他熏昏过去。气味散发完，他往缸里探看，尽是黑糊的浆水和白骨。

麒麟一雄一雌，昂头扬蹄，鬃须飘逸。先生咽说：“麒麟是瑞兽，中国古皇朝把玉雕麒麟‘望天吼’作为镇国之宝。太上老君的坐骑是麒麟，日行万里，避雷挡电。不少



地方的祖神位上，也挂有麒麟在此，以示富贵及招吉纳祥。”

宝二夸短尾猪不只懂食，还识宝了后，哼起“南海也多”。

麦沙亢将麒麟放在船头，狗福看到不敢走近。

大家都很乐，坐着沐海风。先生咽问：“哪个海最肥？哪条河最阴险？”大家答不出来。他说：“南（膂）海最富，膂长油。莱茵（来阴）河最阴险，都来阴。”大家舒心笑。他又问：“偷什么不犯法，吹什么不上税”后说：“偷笑不犯法，吹牛不上税。”

大呷唛吹牛：“愚公移山，大潮填海。”大家说牛吹到顶了。先生咽说：“精卫填海‘山海经’里早就讲过。”

大呷唛又吹道：“我在潭门街上每走几步就有个小孩叫我做爸，走半天有几百个小孩叫我做爸。”郑邦泊说：“吹牛也要上税。”讲起吹牛上税的故事。有一次，郑邦泊去买小猪到西沙养，看到一个猪仔爹大喊，买猪仔啰，我今天卖了三白头猪仔，只剩下这三头了。税务人员走来问，没卖那么多吧？猪仔爹说，我就是卖了三白头。税务人员“嚓”的撕下三百头猪仔的税条给他。他说，怎么那么多呢？税务人员说，你刚才不是讲就是那么多吗。郑邦泊说完问大呷唛，是那么多小孩叫你做爸吗？大呷唛忙摆手说没有。

麦沙亢将黑头船开到永兴岛，等待结伴来的渔船到齐返回时，在日本人过去盖的“日本楼”旁摆弄陶瓷片，听到烦人的夏蝉声从庙旁那棵枇杷树上传来，说：“这棵枇杷